

# 虞燕:在轮椅上追逐文学梦想

□记者 张夏珍 实习生 戴颖琳

披肩长发,淡淡的妆容,身着大衣和长裙,说到高兴处,眉飞色舞,开怀大笑……如果不是坐着轮椅,你无法将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女子和残疾人联系起来。

虞燕,舟山岱山人,1976年出生。2004年她与丈夫来到奉化,混过论坛,做过网络写手,2014年开始纯文学写作。短篇小说处女作《第四者》荣获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2014年度优秀作品奖。短篇小说《理想塔》被文学杂志《作品》2018年1月号头条推出,随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18年2月号选发,这是迄今为止奉化本土作家的小说作品首次被权威选刊转载,成为新年奉化文学一大新亮点。此外,她的《隐形人》《瓜记》《第四者》《偷窥》《蜗牛》等作品见于《安徽文学》《散文诗》《野草》《东方少年》等纯文学期刊。



2016年10月23日晚,虞燕(前排中)参加“高原之歌”诗歌朗诵会后与文友合影

### 相关链接

## 贺颖为虞燕小说写的评论节选

虞燕不只是为世界塑造了一个生命与灵魂的理想塔,我知道虞燕本身就是如斯的天使,因而有了文学女神的慷慨恩赐,天才般地对泥沙俱下的生活予以神性的昭示,在人类生存的微小缝隙中,探索灵魂的维度与精神的深度。

这样的探索注定是高贵的,也注定不易,因为神秘而不确定的,才是生活的真相,更是文学的魂魄所在。驳杂的,杂糅的,繁复难言,阴暗幽微,似海的生活,似海的人心与人性,结构出了这一切。

虞燕的节奏叙述舒缓有致,熟悉的淡然中引人心中隐隐的抽痛,略带谐趣的语感,是莫名的心酸与笑中带泪的欲言又止,以及无边悠长的哀伤。对青春,对成长,对一个文本中的孩子,对一个向生而死的建造理想塔的心脏病患者。

于某种意义而言,文学是以自己独特的灵魂,发现那些迥异于生活表面的背后的精神维度上的存在,并以文学的语言与技术,将之书写和表达,为读者为世界提供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独特生命与心灵的双重经验。艺术性,文学性,是审视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,是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。这朴素而重大的元素,这条不同寻常的文学之路,庆幸的是,至少虞燕已然走在其上。

### 记者手记

## 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

采访虞燕,我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坦诚、阳光与率真。尽管坐着轮椅行动不便,虞燕却丝毫不像一个残疾人。幼年的病痛给她一生带来了身体上的苦难,但是她没有自暴自弃、自怨自艾,行动不便没有阻挡她勇敢迈向远方的脚步,无论是心灵层面,还是地域层面。她自信而深邃的眼神,从来不企求他人同情与怜悯的目光。

生活是一面镜子,你怎么对待生活,生活也怎么对待你。热爱生活的虞燕,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余,将热情和梦想献给了纯文学,同时也收获了精神上的富有,内心的宁静与安详。她喜欢旅行,喜欢看电影,喜欢听别人的故事,并把所见所闻积累起来,写进自己的小说。她理解生活的不易,因此更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。她虽不常提及自己的艰辛与付出,但又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呢?

1976年出生的虞燕,已过不惑之年。在当下这个比较浮躁的创作环境中,虞燕不为名利,只为梦想,热心于奉化的文学事业,坐着轮椅,勤奋笔耕,短短4年,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。这份坚守和执着难能可贵。

相信虞燕,未来的文学之路会越来越宽,越走越远。

## A 创作:深埋心底的种子破土而出

虞燕从小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,但腿脚不便并没有遮挡她心里的阳光。她没有自怨自艾,反而在心里许愿,一定要走出海岛小镇,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。也许是上天的怜爱,读小学时虞燕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写作天赋,文学悄然在小女孩的心里深埋下一颗种子。

小学阶段,虞燕的作文基本每篇都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。小学五年

级,一篇描述自己对未来打算的作文投稿,被《舟山少年报》刊发。第一次投稿就被录用,虞燕非常高兴。当她把报纸拿给妈妈看时,妈妈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,反问她“这真的是你吗?”文章的内容,虞燕依然清晰地记得——“我的未来不是梦”。

初中时,每周一篇的周记让语文老师非常看好虞燕的写作才能,鼓励她“可以往这条路上走”。当时,懵懂的虞燕以为,这只是老师用来赞美她的一句话。后来,因

为身体原因,虞燕没有继续上学,而是在家里自学,那时候想得更多的是未来生活要怎么过,文学之梦因此被搁置在一旁。

上帝关上一扇窗的同时,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大把的时间,让虞燕在那个阶段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。家附近有个菜场,菜场旁边有个书屋,出租一些言情武侠小说,虞燕惊喜地发现书屋的角落里有一大堆已经上了灰尘的世界名著,书屋主人认识她,慷慨地免费借书给她。虞燕在文

学的海洋里畅游,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。“年少时读的书就像长在了身体里,当你有一天要用的时候,它们会自动冒出来。”虞燕说,后来的创作要感谢那时候读了那么多书。

来到奉化以后,虞燕在淘宝上开过服装店,混过论坛,写过校园青春文学,写过网络小说。机缘巧合下,虞燕成为当时热门的奉化论坛文学版块刻溪草堂版主,因此结交本地作家,后加入奉化作协。

## B 观察:最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

虞燕的作品,竟都不可思议地弥散出卡佛(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“简约主义”的大师)的神韵与气息,无论是主题的设置、立意的探索,还是技术上的圆熟从容等,都无不准确而自由地传递着卡佛那些“表面的平静,主题的普通,面无表情叙事者和面无表情叙事,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”,并同样呈现出“极简主义”那种化于无的对庸常生活中最为琐细的生活细节的精准把握与表达。

小说《理想塔》和《你不是你自己》原刊《作品》2018年第1期头条,并配发了作家、评论家贺颖的题为“微光”映照下的炼金者”的近万字评论。对于虞燕小说的艺术特质,贺颖在评论中称:无论《你不是你自己》还是《理想塔》,这些刚刚创作不久的小说作品,竟都不可思议地弥散出卡佛的神韵与气息。

原奉化作协主席沈潇潇评价虞燕是“贴着地面写作”,《理想塔》里患先天性心脏病的“黑嘴唇”,《你不是你自己》中上

有老下有小、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的何乐,《隐形人》里爱做梦的脑瘫患者林媛……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,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,虞燕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、冷峻的笔触娓娓道来,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沉重和疼痛感。

“写小说就是观察生活,故事沉下去、人物浮上来。”虞燕从小就喜欢观察人,从家乡坐船出来,等待上船的时候,人家看书玩手机,虞燕就观察身边的乘客。有一次,她看到一个女的带着孩子,让老公帮忙一

下,那男人冷淡的眼神飘过去,虞燕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,她会想:他们的日常生活会是怎么样的,他们会经历怎样的不幸?

虞燕喜欢旅行,节假日丈夫休息时,就会带着她和女儿各处走走。旅行途中,也成了虞燕观察人的好机会,喜欢阅读的她旅行时却从来不带书,她会留意别人异样的眼神、细微的动作,从中揣摩他人内心世界。

## C 成长:很幸运,得到那么多人帮助

“我真的非常幸运,追梦路上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。”与记者交流中,这句话她多次脱口而出。一路走来,虞燕心态平和,对生活、对身边人充满了感恩。

虞燕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有一个支持她、疼爱她的丈夫,有可爱乖巧的女儿。她和丈夫是笔友,两人志同道合,因文学相识相知相爱相守。丈夫更多地承担了家庭责任,却一直鼓励虞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

虞燕的文字得到不少人的喜欢。在区作协的大家庭中,虞燕倍感温暖。区文联副主席詹江还未认识虞燕时,看到她发表在论坛的文章,经常给她点赞,还发站内短信鼓励她多创作。2013年10月起,奉化作协举办“文学之友”沙龙。纪念

沙龙4周年的《三味夜话》一书里有不少照片,几张合照里,因为虞燕坐着轮椅,大家都分成两排,前排的人蹲下身子,挨着虞燕,护着她,画面里透出丝丝温情。也正是在区文联和作协的关心培养下,虞燕的创作得以一鸣惊人。

2013年12月18日晚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著名小说作家谢志强来奉做客“文学之友”沙龙,这节课称得上是虞燕的纯文学写作启蒙,她称之为“写作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堂课”。

虞燕的文字成长于网络文学,那片土地给予她机会与养分的,也让她不可幸免沾染了浮躁的通病,比如,习惯堆砌华丽的语句,喜欢构造过巧的情节。谢志强老师一句“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返璞归真”如

当头棒喝,让她瞬间犹如醍醐灌顶。谢老师说,好小说有自己的审美方式,写小说要跳出是非、道德、政治等那些预设和主观非文学因素的窠臼。这令虞燕非常诧异和新奇。以往的写作中,从没有人跟她这样说过,所以一路显山露水地加进主观色彩成了习惯。

这节课让虞燕领悟到,应果断摒弃写作中那些花哨却空泛的东西,于不动声色中脱下那些主观外套的束缚。只有有生命有灵魂的文字,才能令人每每回味仍惊其绝妙且愉悦身心有益健康。上课不久,虞燕就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第四者》,先后发表于《雪窦山》和《野草》。

2017年,区文联推出师徒结对活动,为11位本土作家每人聘请了一位文学名

家作为指导老师。虞燕的师父是绍兴作协主席、《野草》杂志主编孙继东。一对一的学习,带给虞燕的不仅是写作技巧上的提升,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思考和审视。“纯文学的短篇小说必须在细微处、在语言上着力。多关心人物、关心故事的言外之意。师父还给了我‘九字真经’——戒急躁,忌打滑,冷处理”。虞燕说,写短篇小说要懂得节制、克制,写下第一个字,就等于给全篇定下了基调。

2017年11月,在宁波文学周上,区文联和区作协举行了奉化青年小说家作品研讨会,虞燕的几篇小说遭到了几位国内一线刊物编辑的“哄抢”,最终她还是选择了《作品》。虞燕说,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作者被大编辑眷顾,有点受宠若惊。

## D 未来:写小说仍是业余爱好

“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强者,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本质,依然热爱生活。”罗曼·罗兰的这句话用在虞燕身上再合适不过。

写小说需要代入感,作者一方面以旁观者的视角写小说中的人物,一方面似乎也经历着小说人物的喜与悲。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,让虞燕更加认识了生活,也更加热爱生活,有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,一颗柔软的心。“每个人的样子都是有原因的,不是毫无理由长成这个样子的。”虞燕看待人和事更加

宽容与友善,“写小说,让我更好地理解岁月理解人。”

区作协主席高鹏程评价,小说的叙事方式有多种,虞燕的小说风格冷静,容易为小说带来隐喻的质地,更能引起读者围观和探究的欲望。

对于广受关注的《理想塔》,贺颖的评论字数匹敌短篇小说,并给予“近十年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小说”的高度评价。为了获得此文发表权,许多文学刊物纷纷主动联系虞燕,但她早已被《作品》杂志主编的诚意所感动,即使是错过上更高级期

刊的机会,她也丝毫不后悔。“以后如果有新的好作品,我也会最先发给《作品》杂志。”显然,她怀有一颗感恩之心。

以前的虞燕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,自《理想塔》问世之后,她的作品越来越被业内人士所看好。“现在的我会有一些压力,”虞燕说,“但这种压力其实还好,大家的期待也是一种鼓励。”尽管如此,虞燕仍坚持把写小说当作业余爱好,也从不敢熬夜写作,更非为了功名成就。“我只是喜欢写作,想写的时候自然会写一些,如果每天逼着自己完成一定的写作量,那将会少了很多思

考的时间,太着急了对写作而言,可能不是件好事。再说,我的确也是个懒人。”虞燕表示,今年会出她的中短篇小说集,隶属于宁波青年作家文丛。

虞燕喜欢创新,喜欢尝试,喜欢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。但《理想塔》的成功也让她深思是否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向,是不是可以循着这条路走上一段。“最近构思了几个短篇,今年计划比去年多写一两篇小说,散文方面则会相应地少花些精力。”虞燕告诉记者。



旅行中的虞燕